

野史

七十九

第二百三十三卷 武臣列傳
 阿部定吉 井上正就
 安部元真
 第二百三十四卷 武臣列傳
 植村氏明
 第二百三十五卷 武臣列傳
 水野信元

和書門			
一〇〇册	九架	一〇三五六號	類

內閣文庫	
番號	和 10356
冊數	100(79)
函號	269 35

內閣文庫	
和書	一〇三五六號
架	一〇〇册



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



© Kodak, 2007 TM: Kodak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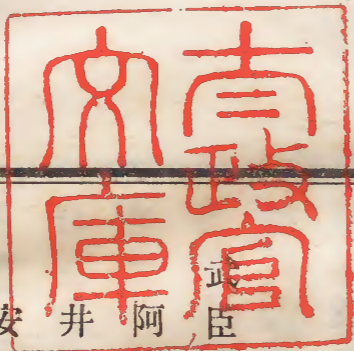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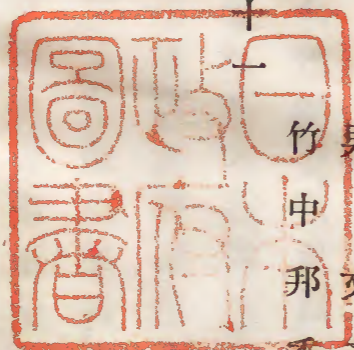
共百
和三千三百九十二號

校正

野史卷二百三十三



武臣列傳第一百四十一
阿部定吉
井上正就
安部元真



飯田忠彦
竹中邦香
文彦訓點
校

阿部定吉。一作光真。非矣。光蓋三河人也。姓安部氏。
安部。稱大藏大輔。柳營婦大藏少輔。仕善德君清康。
家系。稱大藏大輔。逸史作大藏少輔。仕善德君清康。
執家政。以安危自任。恒憂松平信定異志。森山軍中

野史 卷二百三十三

屢回信調。停之。怨家流言。大藏將逆。內膳以作亂。輿論洶洶。人不自安。定吉乃囑子正豐曰。我寵祿已過。凶徒騰口。唯君當察我赤心。然微口鑠金。積毀銷骨。我卽被戮。宜藏身草澤。俟時申雪。縱下情不達。慎勿怨望。若廢我言。死且不瞑。正豐憂懣累日。時天文四年十一月五日。營中馬逸。駘藉。吏卒騷擾喧呼。清康起觀之。正豐奉刀以從。謬謂其父遇害。輒自後行。弒植村榮安。進斬正豐。上下震駭。不知所爲。定吉聞變。將自殺。松平信孝素信其忠良。遽止之。時棹舟君長親尙存。群臣護喪歸岡崎。請定吉處分。長親察其無

罪。特宥之。大樹君嗣立。令定吉輔之。信定嘗寵於信親。百方蠱惑。得擅國。遂欲除嗣君而自立。定吉懼。奉嗣君趨伊勢神戶。又往山田。寓春木大夫。東條城主吉良持廣爲清康妹婿。屬今川氏輝。迎廣忠館之。定吉乃倚賴焉。定吉弟正定勸定吉將納廣忠。大久保酒井。石川徒亦竊通謀。會持廣卒。養子義安通尾張。五年春。定吉赴長篠。記廣忠於民舍。來往駿州。尋廣忠次懸塚。又氏輝卒。義元繼立。承義元意。是秋納廣忠于牟呂城。一本三松傳。並逸史。今從三松傳。駿人護送。國人多來歸焉。六年。信定起兵圍牟呂。而察其不可克。收兵

還上野而會宿臣誓于社。五月。群臣胥議。迎廣忠入岡碓城。柳營譜畧、三松傳、逸史、十五年。頃年信孝爲廣忠叔父。建功。鍾愛最深。頗專恣。併領岩津。復奪三木。廣忠以其有勳也。宥而不問。信孝恒誹謗曰。定吉雖無罪。其子爲大犯。君奚不黜焉。定吉聞之。恚與酒井忠次。石川清兼等。議曰。往年信定增益采邑。募其威。遂起蕭牆之禍。今信孝雖有功。併食兩家采邑。富均岡碓。恐迫覆宗家。不如放逐而除後患矣。迺決議。武德編年。十六年正月。遣信孝于駿府逐之。後收其岡碓居第。置吏於其邑。收租稅。信孝怒。據三木及岡二城。

屬尾。又部下士淺井。或作淺木。某叛。而請信孝曰。我能可行弒。願賜采地印章。信孝曰。我莫有恨君。唯可刺大藏。我厚賞之。某辭而曰。不能乃去。松平記、編年八月。定吉薦信孝部下內藤善教。大久保忠久于岡碓。十八年三月。定吉及大久保忠俊等爲今川氏攻岡碓。取之。進攻安祥。不克。編年是歲某月二十七日死。法名玉藏真海。大樹寺過去帳、○按逸史作七年非矣。定吉深病其爲逆家。不自置嗣。卒以不祀。衆義之。子正豐。字彌七。弒善德君清康而被斬殺。定吉弟正定。或作定次。稱四郎兵衛。養大久保忠勝子忠政爲繼。忠政字稱四郎五郎。初正

定子定重。天文十七年。攻上野城。戰死。亾嗣。故養忠政。忠政好武善射。後更稱四郎兵衛。阿部家傳、弘治元年。攻蟹江城。得七本槍之名譽。又助酒井忠次守福釜。尾人來攻。忠政射其將柴田勝家。仆地。尾人援之而去。編年集、逸史、正定後裔族稱阿陪。子孫相傳。仕幕府。

井上正就。三河人也。姓安部氏。父曰清秀。字半右衛門。實阿部定吉子也。初定吉侍女有身。定吉深病。爲逆家。不自置嗣。出之。嫁井上氏。井上氏者。鎮守府將軍顯信三男掃部助賴秀之後。而姓源氏也。是故或

稱源氏云。井上家譜、藩翰譜、正就初字半九郎。天正七年。始

仕台德公。歷納戶頭。扈從部隊頭。兼小十人徒步頭等三職。從大坂役。元和元年正月。叙從五位下。稱主

計頭。加賜食邑一萬石。爲扈從隊番頭。家譜、一本井上家譜、藩翰譜、

夏役。從師。得首六級。藩翰譜、大坂陣首帳、三年。列奉行。又兼

書院番頭。八年。累加賜食邑。併五萬二千五百石。封

橫須賀。遠江、城譜、藩翰譜、正就以豐島刑部媒介。爲

子正利。將娶島田直時女。而違約。娶島居成次女。謝

曰。以君命難辭。預約嫁娶。請辭島田氏。刑部意恚。以

報直時。直時亦憤。正就非義。寬永八年八月十日。刑

部刺殺正就于營中。青木小左衛門馳抱刑部。將奪其刀。殆危。相呼。衛吏驅聚。斬戮刑部。小左亦創甚。遂憤死。家譜、藩翰譜、中興武家盛衰記、正就時歲五十六。藩翰譜、○按二、法名隆昌。日操。號忠源院。家譜、藩翰譜、系圖備考、正就父清秀。初食邑一百五十石。正就連出身之後。自書半右衛門子半九郎。插之於居室柱。起居常望見。或語人曰。我欲不遺爲半右子。是則對君而忠。對父祖而孝也。若石田三成。以其遺爲左吉之故。終亾身滅宗也。我惟戴君恩。終世欲無事而已矣。子正利。初字大學助。元和元年。叙從五位下。稱河內守。繼父後。割食邑

五千石。予弟正照。正保元年。徙封笠間。常陸城。加賜采邑。合領五萬石。爲奏者番。兼寺社奉行。武家補任、藩翰譜備考、系圖、正利居職。聽公事。設令雖大地巨刹寺僧有年臘者。呼謂小僧。一日大寺主僧出廳。呼小僧。僧作色曰。我苟爲本寺跡主僧。叨呼小僧。抑其何謂矣乎。正利曰。余嘗識之。然爲本寺主僧。不能裁斷幾箇事。以達府廳。薄智菲德。縱令雖碩學宏才。其行與小僧不異乎。何爲知識之有。澁家手錄、或歲得海鼠腸。以爲珍。會有列侯至者。正利意欲享之。預命諸膳夫。膳夫試嘗之。味殊美。再三謬失其壺。悉流遺竭矣。有司以告之。正

利徐對其賓曰。嘗所約海鼠腸。歷日風味損。故以殊肉也。不敢問膳夫之過謬。手錄、武林見錄正利好和歌。勇而亦優。頗有孟軻氣象。或年采邑炎旱。田圃枯荒。士民歎訴。以聞之。正利曰。夫農者國之本也。自不無視。乃出步郊野。手採炎枯芋莖一株。歸而謂其老曰。實飢矣。汝等所畀給穀。加之汝金一千兩。賦我祿而施行焉。正利嘗命檢吏。每月晦。令家士美醜。緘封收諸篋。抵臘月晦晚。皆火焉。老臣津川權大夫曰。緘書莫一披之。皆焚之。臣恐監吏矢志矣。正利曰。夫監吏之爲職也。不厭見與不見。我亦謂美寡而惡多矣。其惡

亦不迄處科。若加刑罰。則雖不告。我亦有所聞也。苟知諸士美惡。頌之。則是損費也。遺老物語、故諺記正利在橫須賀城。與人圍碁。流聞土寇群起。壯弱騷動。有見附代官秋鹿長兵衛者。率夫卒而爲之備。馳入乞處置於正利。老臣等以爲真也。以告之。正利自若曰。宜歸其邑。而鎮平統下土民也。我他日赴東府。具以聞足下之有備矣。猶對碁而不管。諸老請遣斥候。有成川平之丞者。時歲十八。請而往。歸報曰。真也。諸老益愕。以告之。正利泰然而曰。弱者何見焉。不搖。猶不罷。諸老群臣雖周章。不可如之何。少時事鎮。迨食期。左右

進食膳。正利問曰。一揆之話奈何。荅曰。鎮乃召諸老曰。以左右者駭。我且非不桷檀兩葉也。然汝輩聞巷說驚駭。可歎之甚也。雖舞躍街踊。皆以為修練也。而况土寇之起乎。可經七年九年也。然則我亦有聞焉。汝輩不似職務也。諸老赧恥。請問正利之意。正利曰。是山林或境界爭論。提鎌鋏相搏。四隣為之援矣。遣人可探焉。乃馳人問之。果信也。平之所見。乃長兵率衆來云爾。正利在奉行職。一日登營。先遣其人。令闕部廊戶。士人失鑰。迷惘踟躕。正利到問其故。士人悔懼。正利乃命令擊毀錠而入。更召鍛工。令造錠鑰。其

數應同職之員。無幾造畢。使士人書送同職曰。我士誤遺失部廊鑰。故更造之。明日而後請用焉。他日小笠原長重謂正利曰。因卿之仁智。諸署候人。保命者多矣。先是我儕家人。如有失鑰者。則處之於死刑。自今而後。唯卿之智計為規則矣。武家深祕錄子正任嗣。傳孫正岑。增賜食邑一萬石。後世數轉徙封邑。子孫相繼。今移濱松遠江城。現侯。政重。初字清兵衛。正就弟也。慶長十三年。初仕台德公。累賜食邑。歷諸職。寬文四年冬。叙從五位下。稱筑後守。九年秋。免五字職。十二月。始置大目附職。政重

補之。十七年六月。賜下總田一萬石。是歲。稟命往長
碕。總裁異邦商舶。耶蘇制禁事。十九年。巡撫海道。諮
民愁苦。萬治三年秋。致仕。號幽山。井上家譜、武家補
任、藩翰譜備考系
嘗大猷。公好風流華美。每覽之。令麾下諸士亦皆
視之。或競盡鮮麗。如井伊直孝。以紅紫錦繡爲裝。政
重時爲大檢。更著麻式服。出而見公起居。公恠問其
意。謹曰。若命令。所以示外臣也。臣等居職者。以不准
爲規矩也。公弗懌而入。踰月。加賜采邑五千石。名臣
言行
錄。孫政清繼。子孫今居下總高岡。相傳世侯。
安部元真。駿河人也。姓滋野氏。小太郎幸氏之後。父

曰信真。稱刑部大輔。

○野史氏按。一本安部家譜及武鑑所載皆如此。
然考其家譜。實爲諏訪氏族。祖先本居信濃國諏
訪。八世祖某。遷居駿州安倍谷。祖父某始更族稱
安倍。未詳其實。姑附錄考。

元真稱大藏。繼父。屬今川氏。迨氏真爲武田信玄所
侵掠郡邑。使岡部正綱及元真子信勝守駿府城。而
氏真逃掛川城。信玄遣人招元真。元真弗應。遂察不
可守。去而閑居食邑安倍谷。信玄怒。傳命於伊川七
邑。田代河內鄉曰。若擊大藏父子者。恩賞依其所請

矣。土人羣聚。夜來襲。不意。父子戮力拒禦。斬四五人。携孥踰山。赴遠州。而仕東照宮。爲三十騎隊長。告土人羣起之故。受命率騎兵。往田代。悉斬伐其酋。而後信玄寇駿州。築寨於安部口。津津乃邑。潘翰譜作安部。加都良乃邑。和良志奈口。水見色。登岐川根。潘翰譜作水見。賀多東岐川根。三王山。多字女乃字之口。潘翰譜作多。字女乃美會。花澤。遠州金谷。上諏訪原五處。東照宮命元真父子。附八十騎。皆攻屠之。得首級。命父子。令歸遠州。會甲人據伯耆墳寨。及多留以山。元真父子拔二所。又屠羽束師山。皆據之。後守多留以山。甲人三浦右馬助來寇。父子擊卻。

之時。天正五年九月。東照宮賜書賞其功。又守光明砦。甲人來攻。會東照宮親出後援。敵退走。十五年十月卒。歲七十五。安部家譜。潘翰譜。法名心清淨安。謚號考。潘翰譜。備考。子信勝。字彌一郎。與父仕東照宮。夜襲木巢砦。拔之。小牧之役。守平城。從長湫之戰。建功。又從攻蟹江城。與石川數正斷水路。遂陷之。家譜。潘翰譜。天正十八年。賜下總田五千二百五十石。一本家譜。慶長五年正月死。歲四十九。家譜。潘翰譜。一本家譜。子信盛繼。庚子亂。屬本多正信隊下。而從大坂冬夏軍。而後叙從五位下。稱攝津守。累加賜食邑。歷書院番頭。爲大坂城番。今居武藏。

野史 卷之百三十三 九二

岡部。子孫相繼。世侯。家譜、藩翰譜、御選大坂日記

野史卷二百三十三終

野史卷二百三十四

武臣列傳第一百四十二

植村氏明 泰忠

植村氏明。參河人也。姓源氏。其先美濃土岐支族。美濃守賴忠孫持益。明應中。徙居遠州上村。後轉居參州。更族稱植村。仕棹舟君長親。實氏明之祖父也。植村系圖、植村家譜、名臣言行錄、藩翰譜、父氏義。仕安栖君。氏明初字新六郎。藩翰譜作。天文四年十二月。善德君清康在森山

飯田忠彦 修
男 文彦 訓點
竹中邦香 校

營。阿部定吉竊謂其子正豐曰。頃聞有謂我懷貳黨信定者。然我主公明察無咎焉。時或騷擾。如不意而雖有殺我者。子謹潛匿山林。以時聞我冤。猶弗聽當自殺。必勿懷黑心。次日黎明。有厩馬斷擊繩。逸驅營中動亂。清康命令杜塞四面。正豐謬聞其父遇殺。馳入殺清康。時氏明在次。進斬正豐。僵之。未頃。姪泰職繼至。正豐鬮刀傷之股。伯姪終殪之。家譜、德川記、國史、實錄、言行錄、逸史、譜、定吉將自殺。衆抑止。氏明謂衆曰。凶逆既伏。誅戮我欲從君于黃泉矣。衆曰。卿幸侍側。誅讐功莫大焉。雖他人亦遇期。奚可減卿之力矣。實是神明所

扶助可知也。今將殉黃壤者。有誰不欲焉。卿如欲死。宜任其意。我儕死期非今日也。氏明恠問其故。曰。臣君既如此。敵若聞之。則信秀先來襲必矣。我輩盡死于此。則有何人能防禦。以輔翼嗣君乎。故我輩今不欲死于此。唯有一句遲速耳。氏明悔服。藩翰無幾。織田信秀率師八千人入寇。屯大園寺。松平信定畔信孝。據上野。自保不援。國人亦不救。從森山歸者八百人。分作二部。抵伊田。信秀亦割其兵相接。分路上下。戰于郊野。上道兵為敵被圍。戰死者多。氏明自下道進。揮槍先冒陣。兵纔四百。奮擊敵四千中破之。轉衝



上路敵。力鬪死戰。遂走之。信秀敗績。家譜、藩翰譜、大史、十四年三月。藩翰譜、○按逸史、今不取、有岩松入彌、睛眼。衆呼曰片目。

○藩翰譜引阿部四郎兵衛入道軍記云。刺岡碕殿者蜂屋也。不知其名。世稱片目彌八。疑非矣。稱蜂屋氏。國人亦多。故以為睛稱片目也。今按武德編年集成載彌八子孫。頗似詳。故從之。姑以岩松氏。猶當考。

喪心。竊應隣敵。是月九日。潛入寢室。刺大樹君廣忠。殿而趨出。廣忠執刀追之。殿庭傳呼。八彌作逆。氏明

會登營。遇之于城門橋際。捉墜乾隍。入彌强悍多力。松平信孝把槍臨隍曰。縱焉。我且刺之。氏明在下。應曰。逆賊不可紓。併我刺之。乃輾轉相搏。卒獲其首。言行錄、編年集成、藩翰譜、逸史、

○藩翰譜云。信孝馳下。窺虛刺入彌。令氏明馘之。然他未有所考。○家譜並名臣言行錄載。斬入彌者為家政。考其年月。相違。故不取。

後稱出羽守。天文二十一年八月。戰死于沓掛。歲三十三。家譜、藩翰譜、法名榮安道喜。號觀林院。謚號考、○大榮安、芳子家存。氏宗。氏宗字稱十內。永祿六年。一向

之亂。戰死于土呂。一本植村家譜、

家存。或作家政、本名榮政。小字新六郎。甫九歲。仕東照宮

于駿府。潘翰譜、弘治二年。初從軍。既長。以壯武聞。亟

樹戰功。永祿四年冬。東照宮如尾張。織田信長躬自

迎而入。家存執刀從焉。衛士呵禁。家存瞋目曰。身是

植村新六郎。奉寡君刀。叱者何也。信長標衛士曰。新

六壯士。曩聞其名。今見其面。至盟畢饗。信長召家存。

賜酒及行光作刀。曰。鴻門再見舞陽。家譜、潘翰譜、言

次。石川數正。預聞國事。賜田一千石。東照宮曰。孤將

與上恐脫後字

授族於汝。雖然汝族能達他邦。故以為孤之藩屏不

可改焉。更賜家字。令子孫傳之。改稱出羽守。又賜團

扇及騎士三十。為之隊長。家譜、潘翰譜、備考、系

一文字。加諸家章桔梗上。以為記號云。君臣言行錄、

○家譜云。家存獲八彌首。廣忠褒賞曰。我宗武功

第一也。故加一字於桔梗章之上。未審孰是。姑附

備考。

天正五年十一月死。歲三十七。潘翰譜、備考、系圖、法名瑞嶽

應山。號祥雲院。潘翰譜、武田信玄嘗評家存者一世豪

雄。潘翰譜、上杉謙信亦愛其勇。屢通書於家存。潘翰

子家次。字新六郎。長稱出羽守。仕騰雲世子信康。信康有事漂流。榊原康政憫之。為請予上野大島田五百石。從長湫之戰。慶長四年。歲三十三而死。家譜、藩行、子家政。

家政。小字幸千代。家譜、○或作德千代。又新六郎。慶長四年。歲

甫十一。東照宮問執事曰。植村有子孫否。於是家政

初召見。宮曰。孤麾下無出汝右者。命賜坐于執政之

右。家譜、藩令仕台德公。十三年。叙從五位下。稱志摩

守。加賜祿一千石。家譜、言行錄、為徒步隊長。從大坂軍

夏之役。五月七日。東照宮前至茶白山。途見一隊軍

嚮茶白山而騁。宮顧左右曰。彼騎隊主客奚若。左右皆未辨其旗標。莫以荅者。家政離次曰。臣請往覘之。耳語其族家雄。行已遠。家雄望見。遽啓曰。非敵也。宮曰。女何以知之。對曰。家政將赴。囑臣曰。中間最邇。果敵與。俟我還而備之晚矣。則我當直前死之。子且注視。卜以我馬首。疾啓之。今家政馬首廻轉。故知之。官嘉嘆曰。家政壯而慧也。藩翰譜、元寬寬永二年。為大番頭。系圖、家譜、藩翰譜、先是元和八年。台德公詣日光山而還。到宇都宮。或告城主挾異圖。夜既闌。竊出而還。時家政候假殿。土井利勝怪問曰。未識卿奚以來候。



對曰。雖未識其譚。驚悸弗堪。不能就寢。利勝私語俱從。而歸于江府。藩翰譜十八年。賜高取大和城。食邑二萬五千石。家譜、藩翰譜、言慶安三年十月卒。歲六十三。系圖、家譜、藩翰譜、法名了學。日榮。號本真院。諡、號子家貞繼。叙爵稱右衛門佐。子孫相傳。列候籍。氏明族子泰忠。泰忠。帶力泰職子也。初為鳳來寺別當。居安養院。家譜、藩翰譜、東遷基業、

○野史氏今按。一本植村家譜載。持益生氏義。氏義生氏明及安重。安重生安政泰職。安政初字與三郎。稱備中守。仕東照宮。後為本多忠勝家人云。

東遷基業云。泰忠者持益二男也。非無所疑。猶當考。

泰忠因東照宮命。養髮候。戲下。元龜三年。稱土佐守。家譜、家忠、日記、追加、味方原之役。有軍功。賜遠州榛原郡。系圖、家譜、藩翰、天正十八年。小田原之役。攻岩槻城。拔之。賜上總勝浦田三千石。家譜、藩翰、慶長六年。加賜五千石。一本譜、十二年。叙二位法印。稱土佐法印。十六年。十二月卒。歲七十三。系圖、家譜、諡、號善福院。考、號子泰勝。泰勝子泰朝。泰朝子忠朝繼。叙爵稱土佐守。天和二年。加賜食邑二千石。居上總天神山。子正朝繼而卒。子恒朝繼。



叙爵稱長門守。後更稱土佐守。寶曆元年七月。坐支族千吉某爲外甥。朝比奈萬之助被傷而死。事不具聞而發覺。收食邑。恒朝配流于高取。邑除。殊命賜米二千苞於子壽朝。仕幕府。一本家譜、類聚。武家盛衰記。

野史卷二百三十四終

野史卷二百三十五

飯田忠彦修
男 文彦訓點
竹中邦香校

武臣列傳第一百四十三

水野信元 忠賢

水野信元。本名忠次。參河人也。姓源氏。鎮守府將軍滿政七世重房。移住尾州小河莊。因稱族。重房曾孫雅經補小河莊地頭職。其裔孫貞守城刈屋。初族稱水野。水野家譜、水野藩翰譜。

○野史氏今按。姓氏傳云。水野本藤原氏。中世繼

小河氏。改爲源氏。蓋山城州水野素藤氏也。尾州有刈屋。大高常鍋。或謂尾州水野藤氏也。凡稱水野者五家。所謂小川。刈屋。大高。常鍋。河勾是也。刈屋。小川。本一家也。又云。水野清房者。右大臣道繼子。因爲藤氏。藏人助貞輔。長太郎兵衛近時。元皆藤氏水野也。水野武藏介忠政。及貞輔。近雅男乃清房。而實道繼子。號又太郎。近信續生。近雅實子也。號寺田。近國繼。伯父寺田兵庫助時國。後更稱水野寺田是也。忠政男隨信住刈屋。大高小川尾州之中。忠政末葉以其居地。稱本國參河。而大高

水野大膳住于此。子孫常鍋水野河內守。伊豆守。監物守隆住于此。河勾水野孫八住于此。是三家子孫在于尾州云。又云。水野本藤氏也。小川彌太郎友重子下野守雅經。族號水野。其後裔右衛門大夫忠政住刈屋。或記曰。東照宮命。自今更可爲源氏。故改姓。○今按。鹽尻正照系圖云。高望王三子良兼子武藏守公雅之後也。治承四年四月。而後有下知狀。相傳累代古語狀存焉。有青野原合戰。足利尊氏予水野平七之文。又高師直役之時。與直義之文。水野平太拜之。其後水野致顯。應永

十九年秋。任備中守。口宣存在。致顯其歲十二月二十日卒。葬于上小野村感應寺。法名義雲院仁峯宗智居士。其餘祖先八條院所賜。山田郡志誇鄉司職狀等數有之。庶流有支誇氏城趾。在上水野邑一色。後水野久三郎仕織田信雄。賜食邑一百貫文。信雄流竄之後。漂泊。自致顯。迨正照八世。正照仕尾張侯。復興其宗。今住春日井郡水野邑。是前所謂尾州水野。而平氏也者乃是也。貞守曾孫忠政。稱右衛門大夫。併領刈屋。小川。大高等城地。以天文十三年卒。有多子。長曰忠種。或作守字

藤七郎。次曰信元。次曰信近。字藤四郎。永祿三年。遇殺。次曰忠平。次曰忠近。字傳兵衛。次曰信重。備翰譜圖作忠勝。字彌平大夫。永祿十年。依與武田信玄。通音書得罪。自殺。次曰忠分。次曰忠重。有女。適大樹君廣忠。產東照宮。實為傳通太夫人。事載大樹外戚傳。家譜系圖。○按武德編年集。成載。忠政。二子。藤二郎。重次。未有所考。信元初字藤七郎。後稱四郎左衛門。後稱下野守。繼父領小河。大高。半田。西川。刈屋。西尾等地。背今川義元。而歸織田信秀。是以廣忠重義元舊好。絕婚。欲令傳通夫人大歸刈屋。會夫人有病。酒井正親迎入私第。療養焉。天文十三

野史 卷三十五 十八

年九月。夫人大歸刈屋。阿部定次、金田宗祐等護送之。抵十八町噉。夫人謂曰：家兄性急易恚，聞我大歸，則發憤怒，殺汝等。設令雖能捍，多寡難免，須遣歸。皆請送到。曰：有幼君在，且舅姪之親，他日必酬穆矣。方今汝等死而無益，怨隙彌深厚，爲和親之害，永斷幼君再會之期矣。定次等於是稽首應命，召土人傳命而去。果信元族清久及高木清秀等兵三百發，謂逆妹氏可鑿殺岡碯士矣。至則定次等已去，昇輿而還。又信元季妹嫁松平家廣，家廣聞廣忠送歸其夫人，亦送歸其室于刈屋。信元果戮其士三人，禿奴隸而

放遣焉。國史實錄編年集成永祿三年五月。今川義元戰死于桶狹間。岡部真幸守鳴海寨，請得義元首，致城而還。入參州，發間諜，狙刈屋。當是時，弟信近在小河城，置妾城外熊邑，每宵微行不在城。真幸夜遣伊人服部黨，經海濱潛入城，縱火。初伊人入彌者來仕信近，於是內應招之，城中守者僅四五十。信近還拒，遂戰死。之。信元士牛田玄蕃聞變，赴救，擊捕間諜三十餘人，取返信近首，逐敵於城外。信元亦馳到，真幸收兵而去。水野家記編年集成而東照宮屢以出兵於部內，織田信長勸信元使徇參河郡邑，信元不能辭，乃出兵。六月，與

參人戰于石瀨。在根邑。明日復戰于十八町。四年二月。信元出兵侵略郡邑。東照宮亦發兵戰于石瀨。而信元欲弭參尾兵。迺往說信長曰。今川氏真昏昧多慾。愚弱荒淫。武備衰。士風廢。且沈溺遊戲。貲財殄滅。佞奸迭興。聊無復讐之意。若東照宮剛傑果敢。宏度有才。欲復西參。事攻伐。卻憎嫌。將伐之。宮雖齡弱兵微。西對君武。東抗今川。猶不辟易。熟慮彼勢必不來降。雖爲臣外姪。非可相對揚者。彼是爲旗頭之故。矛楯數年。實所不忍。願自今而後。與宮和輯。則省東顧之憂。而徇濃江。則創業之功速成矣。信長曰。善。乃使

瀧川一益傳旨。講和遂成。編年集。成、逸史。信長授諱字。更稱今名。藩翰譜備考系。圖未詳年月。七年正月。信元如岡。碓賀正。會一向徒焚作及岡。大平邑里。東照宮見烟起。辭信元曰。請應歸城。孤斷彼後路矣。乃發。信元謂我奚爲棄措而可歸。從驥尾而出。與敵遇于馬頭踏合。弟忠重族清久力戰。各獲首級。衆勵戰。敵終敗走。編年集。成、逸史。佐久間信盛與信元有卻。先是岩村之役。城中食盡。秋山晴近括財。糴於刈屋。信盛聞之。使流言曰。信元與甲斐通。遂譖信長曰。信元嚮糴於岩村。請君備之。使人來詰信元。信元辭曰。向糴於賈人耳。不知其財出

於敵手。使人隨使者往謝。二使途醉而相兵。信長使者斃。信元懼而奔岡崎。信長滋忿。使人謂曰。必殺之。東照宮寘諸大樹寺。爲固請宥。弗聽。令石川數正告信元曰。疑似之迹難白。而信長盛怒。弗可回焉。信元終自殺。大三河志。逸史。○今按。御年譜。國史實錄。實云。使平岩親吉傳旨。信元入松應寺。自盡。實天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也。家譜。御年譜。藩翰譜。盛衰。法名大英鑑光。家譜。備考。系圖。諡號考。子信政字藤四郎。次某。十郎三郎俱出奔。信長以刈屋封信盛。信盛殫逐水野氏。信元季子松千代。生而二年。國人或匿之。及長。穎悟過人。是爲土井利勝。信元弟忠重繼。

忠重。初字藤十郎。又稱總兵衛。與信元不協。出在鷺塚。藩翰譜。永祿元年。從信元與駿人戰于小河石瀨。先登稱一番槍。以功讓兄忠分。家譜。四年。如岡崎。初屬東照宮。及一向之亂起。與族清久。村越又一郎。從東照宮。屢與敵戰。七年正月。先驅與石川新七郎對。新七顧曰。平素雖爲主君。今日爲敵。請送一槍。忠重進接槍。終滅之。家譜。編年集。成。藩翰譜。十二年正月。東照宮攻今川氏真於掛川。忠重與其人戰于天王山。獲首級。元龜三年。從味方原。建功。賞賜甲冑。天正二年。與大久保忠世。攻天野景貫於土居寨。嶮阻不可拔。士卒罷弊。

將收兵。景貫出而追躡。忠重暨忠世殿而揚兵。三年。武田勝賴入寇參州吉田城。城兵禦擊。忠重亦力戰。敵縱銃射。忠重臂提戟不得鬪。指揮士卒而還。家譜八年九月。佐久間信盛奔紀州。迨是時。信長始察。知信元死。信盛之讒間。以爲冤。乃使忠重襲其故邑刈屋。爲信元後。家譜實錄藩壬午歲。從東照宮。與鳥居元忠陣于古國府。與相人戰。克之。藩翰十二年三月。忠重及子勝成爲織田信雄攻星碕城而拔之。藩翰譜四月。長湫之戰。忠重勝成。及大須賀康高。柳原康政等爲先鋒。歷稻葉口。到小幡。追尾三好秀次。秀次未

識。駐騎將問前路敵有無於左右。忠重等數隊。整部伍。相違十町許。急進襲擊其輜重。秀次遽驚。整旅迎戰不克。士卒潰亂。忠重等追北二里程。堀秀政麾衆而來救。秀次力戰。康高等敗走。池田勝入。森長一亦會戰。東師將大亂。忠重僅率八人奮鬪接戰。或反騎拒擊。會東照宮下令進師。衆得機反戰。遂大破之。家譜藩翰譜。小是戰。森長一率母衣十四五人。登丸山阜。對抗戲下隊。忠重族清久。或作重傳令縱銃稠密。長一所部氣後。長一怒。躬自把槍奮出。清久銃卒杉山源六發銃射長一殪之。戰話尋東照宮入小幡。又將還

小牧。忠重謂秀吉如在龍泉寺。忠勝所部未會戰。銳氣猶在。乘夜襲其不意。則必勝如指掌。是一舉萬勝之利矣。東照宮弗聽。家譜、藩譜、六月。忠重與康高等攻蟹江城。有功。家譜、藩譜、十月。聞秀吉入伊勢。忠重率所部如桑名。與秀吉阻水而對抗。秀吉避銳不入。桑名而後忠重屬秀吉。秀吉數稱桑名對揚。擇與石川數正爲武者奉行。家譜、藩譜、十五年七月。關白秀吉授豐臣氏叙從五位下。稱和泉守。家譜、藩譜、備考。十八年九月。徙封神戶。城食邑四萬石。文祿三年。復封刈屋城。一本家譜、慶長三年。太閤秀吉薨而後。石田三成等

樹黨。欲冒東照宮于伏見大坂。忠重每侍衛備變。家譜、庚子歲。七月十九日。與堀尾吉晴相遇。置酒于池鯉鮒驛。濃人加江秀望陪坐。醺已酣。吉晴倚柱而睡。秀望急起殺忠重。併斫吉晴。吉晴駭醒。擊極秀望。人不知其故。家譜、藩譜、武忠重時六十歲。家譜、一本家譜、法名賢忠。勇心號瑞源院。藩譜、備考。有五男子。長曰勝成。次曰忠胤。叙從五位下。稱東市正。食祿一萬石。慶長十六年。自殺。次某蚤死。次曰忠清。次曰忠之。叙從五位下。稱土佐守。賜食邑四千石。子忠廣繼。坐事絕。一本家譜、



勝成。小字國松。更稱藤十郎。家譜、藩翰譜。英雄果敢。少壯短慮。天正七年三月。從東照宮于馬伏塚及高天神。時歲甫十六。接槍獲敵首級。十年。北條氏直出師于甲斐。與東照宮抗衡于新府。勝成及鳥居元忠等屯古府。氏直部將氏邦出三坂陣于姊口。縱火於村塙。勝成等赴擊走之。多獲首級。梟首。家譜、藩翰譜。十二年。長湫之役。勝成會患眼。不被胄。惟布帕耳。忠重曰。子胄作尿壺矣乎。勝成悲憤謂。設令雖父命也。非道取與。投在此一舉耳。乃奮馳而出。忠重遣人駐之。不聽。水野喜右衛門馳將扣轡。勝成勵聲曰。席上之諫。

可納。臨軍陣也。雖一步不可退。而馳與三好秀次部將白井範季兵血戰。獲胄首而歸。乃是曰一番首也。獻之於中營。及井伊直政率所部而發。勝成憤爲之後。疾馳衝敵陣。復斬黑幌士一人。是日勝成手斬首三級。家譜、藩翰譜。六月。攻蟹江城。與敵交槍。被創二處。家譜、藩翰譜。勝成勇猛不逞。或曰謂孔目司曰。我家嫡也。父費財乃雖我財也。所欲每不滿意。汝他日從我言乎否。荅曰。何敢辭之爲。雖然。今時所在皆太主之財。私奉之則臣等先處嚴刑。而禍應逮君。故一得許可。則何爲不從。勝成逆怒曰。我若可請父。奚爲憑鼠。

輩乎。終滅焉。忠重聞而忿。勝成怖而亡命。藩翰
○或曰勝成違忠重旨者。因富永半兵衛譖也。故
殺半兵于桑名。而憑織田信雄于長島。忠重遣人
謂信雄曰。如蓄我子。則臣辭而去。是故勝成去往
小牧。忠重請如前。東照宮使勝成潛居于清須寺。
當是時。前田城主叛信雄。東照宮發師伐之。勝成
赴擊有功。被傷。乃去漂流西國云。今按。水野家譜
載。遇讒獲罪於父。殺讒者。亡命云。然長湫。蟹江
之役。在二三月之間。頗非無所疑。姑據藩翰譜。世
傳。猶竢復考。

更稱六左衛門。藩翰十五年。聞關白秀吉有事西海。
赴止肥後。隸佐佐成政。是歲。隈部親永據城捍命。成
政率兵攻隈部城。勝成及小谷又右衛門屬軍而有
功。而成政欲攻山鹿城。道路嶮隘。進退不便。相地築
附寨。令其人戍之。功未畢。會土寇蜂起。圍熊本城。成
政反騎襲擊。復入城。勝成先登。多殪賊。會三田村寨
糧竭。毛利氏兵運糧。賊斷中路。立花宗茂率兵進擊。
勝成從之。力鬪遂卻之。而通糧路。尋成政依阿蘇遺
士內應。大破土寇。獲其酋菊池武國。斬戮頗多。家譜
軍。十六年。往宇土。仕小西行長。得食一千石。藩翰譜

明年九月。志岐天草賊起。行長次于口津。與加藤清正謀合。是月二十四日。濟志岐海。而布陣於山上。賊出而挑之。賊屯騷擾。勝成請曰。乘彼擾隙。襲之則有利矣。乃與行長弟主殿助。俱驅先登。遂毀外郭。多獲首級。次日。清正移陣于志岐。木戶賊魁大矢野民部大輔屯志岐東嶺。清正遣其人擊之。不克。爲所敗。清正忿奮。勵擊賊。數十士卒力戰。終擊走之。與行長圍志岐賊巢。屠之。十月朔。又攻木戶砦。累日。遂拔之。勝成每先驅。斬獲者多。是日與賊數十人接槍。斃其六人。家譜後殺人而去。仕加藤清正。又得食一千石。復殺

人而去。仕黑田長政。得食邑一千石。從航海而東上。會舟繩索締其桅。長政使勝成解之。勝成謂我雖雄。未諳沒人之業。且舟趨如飛。奚爲得攀焉。怒氣雖奮。懣以不能爲己作。攀檣登。解紊繩。而曰。若斯亾道之主。不足倚賴也。是夜。竝舟著海濱。犇去。往備中。假字稱乘之助。隸三村成親。僅得食一十八石。生子勝重。于此地。當歲首慶賀。三村氏故事有椀飯饗畢。點茶。例不及祿微者。勝成坐發懷舊念。意頗欲之。對茶博。束手乞一匙。茶博曰。賤者不能服。勝成曰。其故請之。枉予一匙。不聽。曰。以飲食勿辱士人。茶博曰。子亦自

欲爲士人哉。於是勝成忿起。心頭憤逆滿胸。睚眦久而退。候茶博出。手斬而去。藩翰譜慶長三年秋。太閤秀吉薨。石田三成謀亂。伏坂之地物騷。勝成間行。歸到京師。次年東照宮在伏見。一夜相驚騷。勝成馳抵向島館。請自效。東照宮未召見。初忠重罵勝成曰。不道黃泉莫相見。謂東照宮曰。君如見勝成。臣必退矣。既而有年于茲。東照宮聞勝成來將死難。意憐愛。且識其可庸。遣山岡道阿彌諭忠重曰。父子之間不改善。須寬舊科。於是忠重拜命。宮悅。賜月俸一百口於勝成。家譜、藩翰譜、實錄、逸史庚子秋。從小山行營。迄忠重遇害。東

照宮命賜其遺跡。會上國兵起。往守其城。勝成請曰。唯命之從。雖然。臣嘗悖戾父旨。臣庶恐不服矣。宮親書。賜諸刈屋諸士。勝成帶之歸。率兵往美濃。藩翰譜八月。東師屠岐阜。島津義弘陣于樂田。將襲松下長綱。曾根故壘。井伊直政。本多忠勝胥議。使勝成及松平康長赴援。與薩人屢相挑。不克。家譜、實錄九月。與諸將迎大旂於呂久川。家譜、赤坂作東照宮謂勝成曰。汝頃日在何處乎。對曰。保曾根也。曰。樞要之地也。如修築其壘。則兩三日而可成乎。曰。雖五七日猶未完矣。曰。然則汝往而能守焉。曰。臣先與直政。忠勝有約。願得列戲

下宮曰。汝與我異矣。以輔翼孤爲重任。莫貪一分之功。勝成唯而退。集、穗十五日。勝成及弟忠胤襲擊樂田敵。自先驅揮槍獲首級。譜、家又率中村忠一。松平康長兵。攻大垣城。急薄乘二郭。縱火於民屋。報捷于關原。家譜、實錄十六日。相良長每。秋月種長。高橋元種。宵竊寄書於勝成。康長曰。我輩嘗非有黑心。爲三成被誑。今守此城。若得被宥罪。保全領邑。誅守者。以城而降矣。勝成許諾。相約曰。誅戮畢。則舉旄麾之。內外相應。一舉可收焉。約定。候其期。十八日。城中遣人送熊谷直陣。垣見家純。木村勝正父子首。揮旄麾。衆勝成乃

遣其人。齎旗幟。乘壁。康長恚爲之後。奮勵追牙城。守將福原直高捍禦移刻。勝成遣人諭直高。直高遂致城而去。家譜、實錄、藩業、東遷基業、藩業十五年五月。叙從五位下。稱日向守。家譜、藩補任、武家譜十九年冬。大坂兵起。勝成督和人。從住吉行營。勝成及永井直勝受命斥候。自蘆島迄新家。將歸。勝成曰。我與堀丹後駐。今宵欲取阿波坐港。直勝曰。方今爲斥候。奚不反命乎。強爭不聽。是夜。蜂須賀至鎮。果取阿波坐港。勝成斥候數回。二十九日夜。敵焚天滿橋。備前島。銃矢如雨。勝成廻認天滿橋。壞三分之二。以啓焉。家譜明年夏。大坂復起。四月

二十六日。召勝成于二條城。命爲大和口先鋒。東照
宮因命曰。孤擇斯任。莫汝若者也。和州侯伯。隸前軍
者。汝實左右之。有不如不從命者。顯戮而後聞。今日之
事。重在旗鼓。慎勿慣往時一身之建功。明日整旅而
發。途聞敵出兵。燔生駒。急馳驅。松倉重正亦在二見。
聞急。率兵而馳行募兵。唯藤堂將監。奧田三郎右衛
門加之。敵望見南北征旗近至。歷新莊而走河內。重
正遂擊。僅獲首一級。落穗集勝成嘗以南京爲念。單騎
馳到中坊秀政自南京來。途謂曰。大野治房率多兵。
屯般若寺。請駐旅軍議。勝成不聽曰。如使敵燒南京。

則我何顏得再見太主矣哉。卿等宜先導。乃馳。途遇
重正使者乞援。且聞敵侵掠郡山。筒井定慶棄城而
遁。鞭騎而騁。日旣晚。到則敵已去。家譜、大坂記、大和
落穗集、逸史道總督寂林公子忠輝。軍于南京。伊達政宗于郡山。
勝成及本多忠政。掘直寄。松倉重正等諸部次于龍
田。法隆寺。筒井。柏木。大坂記五月五日。勝成分所部作
二隊。直寄。重正督之。刻日迭前。是日。重正竊期而發。
直寄聞之。恚。召里人。詢便路。麾衆而馳驅。到國分。重
正後至。勝成與諸部繼之。忠政陣于南山下。勝成遣
人探地理。或自出斥候。忠政使人謂曰。請陣于片山。

我據國府矣。勝成曰。如片山不便也。難認敵進退。不若國府矣。家譜大坂記。城將後藤氏房宵出城。歷平野。點松炬。六日未明。達葛井寺。後軍不至。東已白。進抵譽田。滅火。而軍于道明寺。勝成從片山移國府。猶不脫甲。屢發使於諸部。戒嚴守備。無幾。氏房前鋒登片山。排銃手挑戰。重正及奧田三郎右衛門當之衝。三郎先進。桑山貞晴扣轡曰。請俟勝成之至。對曰。若俟之則延期矣。乃馳接槍。三郎及漂客五人皆斃。重正前與氏房左軍戰。南嚮而前。截氏房與次隊之中間。而戰。兵寡而屨。直寄承之。自揮槍而戰。勝成下令。自

阜上進。敵勵戰于田圃二三回。丹羽氏澄衝擊。重正亦反戰。薄田兼相渡邊尙來援。亦皆敗。政宗先鋒片倉景綱等亦擊敵。勝成追擊。踰石橋。本田政武爲氏房所破亂走。勝成赴救。擊敵走之。尋氏房率其兵四千人。據片山半腹。松平清匡及濃部勢部經阜丘煽擊。景綱西經尾碕佐之。四圍奮鬪。氏房部下八騎皆殪。氏房亦中銃創走死。氏房左隊尙與重政戰。敵自山頭下。橫衝重正。重正復敗。直寄單騎馳。斷敵後路。勝成兵支之。忠政。政武等俱擊破之。薄田兼相今曉臨發。謂其人曰。我與氏房有約。歸期無有問。乃鞭

騎而出。或請從。弗許。反槍卒。馳與氏房相遇。接言。及戰酣。踊躍入勝成陣。勝成士河村新八終獲其首。井上時利等城兵多死。餘兵潰。走于葛井寺。先是毛利勝永屯于葛井寺。聞氏房既死。而俟真田幸村之至。幸村歷住吉街路。與福島兄弟。渡邊尙伊木遠雄。到譽田。縱銃。與政宗先隊相戰。政宗軍岫。幸村追躡。片倉景綱執槍反擊卻之。尙被傷。幸村據池沼固備。政宗蹶蹶不進。幸村暨勝永併兵。聞氏房死。歎息良久。迨未刻。東師列軍於道明寺磧。及譽田。城兵自譽田。西逮葛井寺。幸村南陣野中小阜。一柳直盛。菅沼定

盈進健步。幸村亦出兵相抗衡。中間有淤田。勝成命令斷焉。是時。政宗與左右三騎來勸戰。勝成慮幸村橫衡不果。會忠輝中軍進。敵軍色搖。勝成使謂政宗曰。我與卿併兵而擊。則不過平野。可殲敵也。忠輝。忠政亦言之。政宗辭曰。我軍死傷多。火藥亦乏。勝成怒強之。使者三反。政宗親來固辭。忠輝老花井主水等亦難之。勝成又督勢濃部。亦皆辭曰。日已下哺。不諳地理。而深入非謀也。時數處火烟起。幸村勝永收兵而去。家譜、大坂記、落穗集、秀賴事記、難波軍記、逸史。七日。勝成與堀直寄等發國府。東照宮使謂之曰。前日之捷。死傷必多。且到

住吉待中軍至。勝成受命而行。途遇越師。下騎把槍對敵踟躕。丹羽氏澄及和人同從越師。抵阿部野。忠政。清匡亦繼之。再賜使制止接戰。勝成對曰。日漸傾西。請速交戰。重使尙制之。復荅如前。是時越師斥候四五騎發遣。諸部機震。勝成望見茶白山揚塵曰。戰已合矣。住吉於何乎。有急轉旗。到天王寺。與敵相遇。擊破之。諸將皆逐北。勝成子勝重磨部下。追到黑門。歷入町目。及天滿河岸。勝成初亡命。久居京畿。頗諳地理。自度城南平行而遁。諸軍必聚焉。難以樹功。乃率和部。歷天王寺石華表左。西北騁。赴船場。與城將

明石全登相遇。全登嘗謀。經天王寺西崖下。橫衝東師中營。而潛兵到則戰。既散。全登預以是日爲死期。經廻覓敵。會與勝成遇。整隊相戰。而皆非其意也。和部將擾。勝成下騎執旄。奮勵力戰。全登遂敗。勝成逐北。敵狙勝成。勝成自衝之。家人汀三右衛門終獲全登。餘兵潰走。家譜、水野家傳、大坂記、落穂集、逸史、是戰。獲首總九十七級。雖勲功不抄。辰命自厲戰。以達將帥之任。不加賜賞云。家譜、大坂陣首帳、元和三年藩翰譜作元年七月、今從家譜、九月。賜郡山城。大和、食邑六萬石。御選大坂日、五年八月。移封備後常興寺山。食邑十萬石。爲西海道鎮護。更城

名福山。家譜、藩寬永元年秋。叙從四位下。武家譜、藩補任、
譜、十四年。島原耶蘇賊起。板倉重昌赴伐。未滅。再使
松平信綱趣焉。十五年正月。重昌戰死。勝成亦受命
趣征討。先是大猷公命信綱曰。夫勝成者古老也。埃
彼父子到軍議。取其計策而決。不然。切勿費兵力。信
綱守命唯遠圍而已。勝成二月二十二日。抵陣營。二
十四日。會議。戶田氏鐵離次曰。我嘗奉命。莫令士卒
死傷。廻計策。屠賊巢。不如嚴圍以俟。賊糧之盡矣。信
綱咨詢勝成。勝成曰。方今四海統一。賊唯孤立。不若
俟糧盡獨殪矣。往昔東照宮用斯計。陷高天神也。聞

說斯巢穴。自古稱曰勝地。我弱年漂流西海。能識聞
之。使宿臣名士與土賊俱死傷。非上策。氏鐵曰。是也。
俟糧之盡矣。勝成不待言畢曰。吁。戶田氏。逮今日。諸
部徒遠圍。以不損士卒耳。非上策也。逆賊遽起。已垂
十旬。彼必糧盡勢屈。奚爲可延期。唯急攻屠焉。議遂
決。細川忠利。鍋島勝茂進曰。我儕陣舍最密。邇賊巢。
請先登。俟乘二三郭。而諸部合鬨聲。未對勝成奮
聲曰。薄二郭乘壁。則有誰空手而見者矣乎。我雖耄。
自寡少大小爭戰。五十餘回。不超倫亦不減武。而况
於雞軍併農乎。夫若斯羣將爭功。則死傷必多矣。凡

攻城野戰。壹所部而戰。則必有利。若此議。譬謂竹釘軍似無首者。伊豆殿爲追討使也。我意推此人爲將帥。衆能守其命令軍律。莫敢違焉。老夫殆困長議。使勝重代役預議。渠亦嘗從大坂役。聊識軍旅之事。不可戾律矣。乃起而還陣營。而後諸將議決。以二十八日爲期。二十七日朝。諸將會信綱陣營。曰。鍋島已乘城。諸部騷擾。勝成時整旅。矣。勝重還陣。俱率兵遂乘牙城。建旗幟云。藩翰 島原賊滅而後。勝成與諸將凱旋。勝成舟繫赤馬關。會烈風暴起。碇綱皆斷。舟殆危。舟監前曰。危矣。請移輕舸而上陸矣。舸窄小。請與左

右二三人。臣父子之間。把楫從焉。先是勝成就寢。聞之而起。應曰。不可也。凡我家丁假不可隔內外也。何故與二三左右。脫危難。索安處乎。日雖一輕卒半夫。隸皆拋一身。以從我于軍陣者。我不忍遺棄焉。乃入。少時風止浪穩。衆殆蘇息。傳聞勝成是一言相爭。欲致忠云。二川 十五年。致仕。正保三年。剃髮稱宗休。藩翰 譜一本。慶安四年三月卒。歲八十八。一本家譜、藩翰 譜。法名參康。號德勝院。家譜、備 勝成卑已愛士。每謂凡士人。無有貴賤。主與僕相憑而立。則臨大節。投身以報焉。汝等以我爲父母。我亦子視汝等。及歲稍老。不

能行步。每放鷹乘褥。或謂左右曰。老耄放鷹。莫以爲逸豫。吾亦有所思也。一日放鷹于野外。有一士人。蒲伏路傍。召謂曰。汝嘗事我。食祿三百石。頃聞仕越前。得祿一千石。今見者何與。荅曰。食祿雖加倍。難念君慈惠善遇士。故今辭祿而歸。願復仕。勝成恬然曰。有時相思。乃復舊秩。他日老而後逍遙。其士門戶杜塞。恠問。左右荅曰。背主公旨而去。勝成攬淚而曰。彼辭千石祿。而慕我小家。夫作州以江府風。撫士民矣乎。吾弱壯提尺八筩。擬梵字僧。經歷諸州。或臥社堂。或寢山野。艱難辛苦。莫所不嘗。盡或詭者。一言不說。虛

妄。一事不行悖禮。今幸食祿十萬石。能察下情者。梵字僧之德也。可惜失善士。作州未諳人情。夫爲善士也。雖主或隊長。以悖理則不應。設令雖有小過。宥赦再三而不改。則使朋友諭誠之。作州政務。我酷危焉。常山紀談。子勝俊。次成言。分備後田五千石。叙從五位下。稱紀伊守。爲扈從隊頭側寮。寬永三年。有罪幽居于深草。次成貞。叙爵稱出雲守。仕幕府。次勝信。仕峰巖公子忠長。後賜廩米。仕幕府。有罪絕。次勝忠。叙爵稱若狹守。子孫仕幕府。一本家譜。勝俊初名勝重。叙從五位下。稱美作守。歲甫十七。從父于大坂。及天草賊起。赴

伐之。襲父封。進從四位下。家譜、藩翰譜、武家補任而卒。子勝貞嗣。卒。子勝種嗣。卒。子勝岑。字松之丞嗣。無幾。元祿十一年五月。僅二歲蚤世。依律邑除。藩翰譜、備考系圖、一本家譜、舊章錄殊賜一萬石於族勝長。為後。勝長叙從五位下。稱備前守。再加祿邑。併食一萬八千石。治結城城。子孫相傳。列侯籍。

忠清。慶長七年春。仕台德公。為書院番頭。四月。叙從五位下。稱隼人正。賜小幡。野上田一萬石。兼奏者事。家譜、藩翰譜大坂冬役起。從軍。士卒與青山宗俊兵諍先後。夏役。五月七日。列前部。城將大野治房出城挑戰。忠

清白幌部。宗俊黑幌部。松平定綱烏毛半月部。邀擊。忠清所部與宗俊部下。自去年爭武。共屬加賀師先鋒本多政重之後。奮勵督戰。遂擊走之。大坂記、橫田覺書、藩翰譜凱旋之後。忠清暨宗俊坐過言悖禮。遇咎。無幾赦。元和二年四月三日。東照宮疾病。召忠清。錄父祖舊勳。賜刈屋城。食邑二萬石。御選大坂日記、藩翰譜、覺書寬永九年。加賜二萬石。遷封吉田。河參城。尋加五千石。十九年。移松本。信濃城。食邑七萬石。一本家譜、藩翰譜子忠職繼。次曰忠增。叙從五位下。稱周防守。殊賜食邑。子孫累賜食邑。今食一萬五千石。居鶴牧。上城。世列侯籍。一本家譜忠職玄



孫忠恒繼。叙爵稱隼人正。享保十年七月二十八日。登營拜婚嫁命。事畢。與羣侯俱退。毛利師就亦退。忠恒謂師就曰。我實扇于柳間。卿不識乎。對曰。不知。忠恒乃拔佩刀。發聲擊師就肩。再揮刀。師就揭左腕支之。傷指。重揚刀。師就不得止。把佩刀。擲卻忠恒刀。侯吏長田三右衛門。抱師就。師就曰。我非敢狂。意彼必狂矣。衆馳扣留忠恒。大候吏北條氏英。糾問彼是。忠恒曰。頃聞收我邸第。以賜主水正也。是以決忠恒爲狂亂。師就賜暇療創。幽忠恒於秋元喬房第。而松平吉元呈書。懇請宥命。是故八月。命收松本城七萬石。

殊賜七千石於弟忠毅。滅罪禁錮忠恒于忠毅第。東野隨筆。東武。忠毅叙從五位下。稱出羽守。卒而子忠友繼。忠友初叙從五位下。稱豐後守。累歷顯要著職。列老中。進從四位下。任侍從。稱出羽守。安永中。賜沼津駿地。築城治之。累食三萬石。享和二年。歲七十一而卒。養子忠成。叙爵稱大和守。繼父。稱出羽守。歷職。爲老中。叙從四位下。任侍從。再加賜食邑。併五萬石。子孫世侯。

忠分。本名範方。字藤二郎。隸織田信長。天正六年十月。與一族清久。攻有岡城。死之。時歲四十二。滿翰譜、家譜

分或作方

子方長。次義忠。字清六郎。次重仲。次吉勝。稱大藏少輔。義忠吉勝子孫俱仕幕府。次勝政。出繼松平氏。方長初字太郎左衛門。仕蒲生氏鄉。氏鄉薨而後。仕東照宮。爲大番頭。庚子亂。從軍。慶長六年二月。賜小河城。食邑一萬石。九年。叙爵稱備後守。後更稱彈正少弼。藩翰譜、一本家譜、一元和七年。附公子賴房。九年三月。卒。子元綱。叙從五位下。稱備後守。父卒繼家。正保元年。移封安中。野上城。食邑六萬石。寬文四年。致仕。入道號道要。藩翰譜、一本家譜、武家補任、子元知。叙爵稱信濃守。繼父娶一族忠善女。甚嫉妒。元知有疾。幽居。招入妓童子別業。

養痾。婦人怨恨。拔劍刺元知。元知奪劍相爭。謬傷婦人顏。忠善傳聞。召歸婦人。元知病猶弗瘳。而間居。或謂元知僞疾。荒淫耽酒。忠善亦恚。奪其女也。事聞。寬文七年五月。坐有狂疾。邑除。謫流于松本。家譜、一本家譜、舊章

錄、藩翰譜、

○中興武家盛衰記云。元知室氏嫉妒。意疑元知。或年賜暇百日。在居城安中。有人謂室氏曰。元知蓄養美女於居城。寵遇日渥。室氏憤忌。以埃元知參勤之夜。把刀刺元知。不果而走去。又或說。元知參勤之夜。如別莊。愛遇美妾。次日入寢床。室氏忿

曰。設令妾雖醜。忠善女也。出府而入內寢。是禮也。今逆閨門之禮。先私而後公也。欲告之於父。告則違旨。不告則不孝。不如刺元知而自殺。故及之。不果而敗云。未識孰是。如或說。聊足有所觀。故並附以備考。

子元朝。字稱右近。後年召賜食邑二千石。子孫仕幕府。重仲本名重信。又重央。小字藤三郎。天正四年。甫七歲。見東照宮。近侍左右。慶長六年。叙從五位下。稱對馬守。十三年。擇為南龍公子賴宣傅。十四年。賜濱松_遠城。元和五年。徙封。賜新宮_紀城。食邑三萬五千

石。八年十一月卒。歲五十二。家譜一子重長嗣。叙從五位下。稱淡路守。屬紀伊侯。當有紀伊侯世子初著鎧之式。并伊直孝讚美曰。實良將之器幹也。願從斯君先鋒。為武夫之望足矣。眾僉賀。重長作色曰。卿者幕府之先鋒矣。斯君之先鋒則我也。我雖不勇。奚以讓_{武隱}他之為。錢話寬永中。紀伊侯賴宣放鷹于松江西莊而歸。時六月。湊巷口民舍。多曝麥於路上。來往僅通。賴宣嚴制。令羣從莫履荒。眾服其仁慈。歸城之後。眾尚稱其仁。重長惟不悅曰。吾君每好瑣事。故眾皆覷君內胄也。土民等如聞君之行。則麥收藉砂。慎以

可送迎矣。然曝麥作遮支。於我酷不服。苟國司之仁惠。非此箇事矣。賴宣聞之曰。實然。歷日而後。命免湊一卷水手抽分米云。君臣言行錄。子重直繼。子孫相傳。世為紀藩附庸。

忠守。本名忠義。初字清六郎。仕織田信長。居小河城。後歸仕東照宮。叙爵稱織部正。慶長九年卒。歲七十六。一本家譜。子守重。字多宮。次忠元。次守信。稱右馬允。次重家。字助八郎。次元吉。稱藤右衛門。守重。重家。元吉。子孫相並。世仕幕府。忠元自幼侍台德公。叙從五位下。稱監物。歷納戶頭。至扈從隊番頭。兼小十人徒步。

等隊長。從台德公于西城。為書院番頭。每侍左右。累加食邑。賜山川。總下。田三萬五千石。藩翰譜。子忠善。繼父。叙從五位下。稱監物。移封川中城。再遷封岡崎。河參。城。食邑五萬石。藩翰譜備考系圖。子忠春。歲甫十三。初著甲。命事於家士最老鍊者。帶甲畢。而忠春倚胡床。家士捧盃曰。美也。剛也。庶幾武兼文。以可光耀祖先。令名言畢。經廻左右而曰。言雖如此也。未識其意魂。大喝一聲。自後突倒。忠善感悅。召其士。厚賞賜。而又誠忠春曰。子莫遺忘斯一言。臨每事。能誦思之。則不亾。將帥之度量云。澀家手錄。忠春本名光春。叙爵稱右衛



門太夫。繼父。而後爲寺社奉行。子本多忠豐。坂本正次俱掌職。天和中。改定寺社禁制。放新地或寺號。遂卻其地。會有牧野成貞寺院在河內久保。是新地也。府議或謂此月桂寺而已。莫有害。忠春曰。方今天下改正之秋。有舊趾之證者。奚可論檀越之尊卑。如新地。設令雖有牧野氏之因據。若不制止之。則天下政教莫所施矣。若以牧野氏爲檀越也。先縱其寺地。而政令應行矣。手錄子忠盈。豐前守。繼而卒。子忠之繼。叙從五位下。稱監物。後改和泉守。元祿中。頒赤穗遺臣預之。及其賜死。有老臣謂曰。請擇介錯者矣。忠之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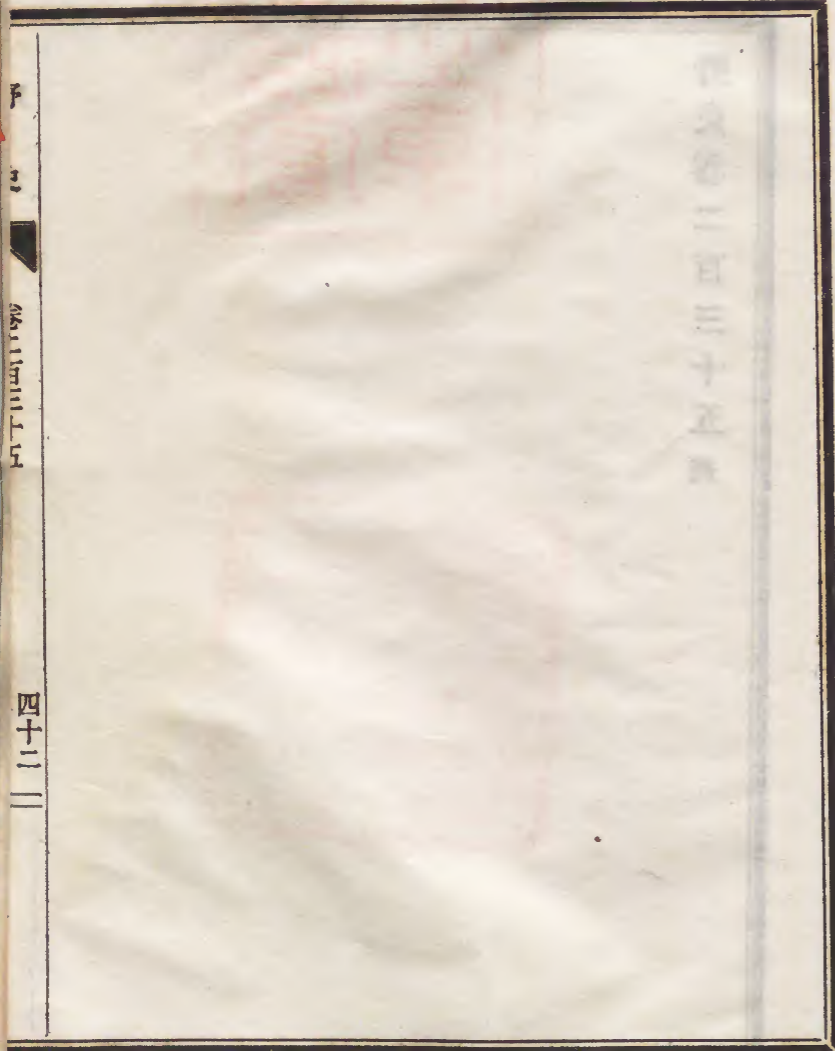
如汝所言。則當其撰者以爲譽。不當者爲恥辱。有誰熟介錯者耶。唯能以馘爲務。設令雖不能。何以足爲羞。惟使當宿直者命焉。或有盜府庫財者。監吏請正其罪。忠之曰。必狂矣。凡爲士人者。莫敢有賊心矣。宜捕狂者。附諸親兄幽焉。異說後歷著職。爲老中。叙從四位下。任侍從。加賜一萬石。子孫數轉封邑。今治山形城。食五萬石。列侯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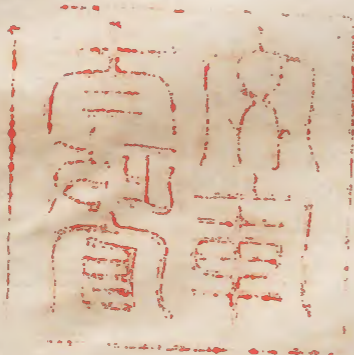
忠賢。叙爵稱山城守。水野氏支族也。仕有德公。爲百人隊長。進爲扈從隊番頭。忠賢嗜武。部下諸士皆爭練武。或時。老中傳命兩番隊。擇舉達申樂者。忠賢不

去席而對曰。臣所部雖一人。無能之者。唯以練武事爲業。故無有云。轉大番頭。隊下同心某。與尾州荷馬八駄。遇于芝露月街。並行觸之。馬夫數罵辱。某束手謝。不肯。馬夫八人相競擲擊去。某被傷。不能徒步。憑町吏。自說姓字告狀。備駕而歸。無幾。忠賢聞之。馳到尾州館。具狀。乞馬夫。有司對曰。取其一。人爲酋。送爲解死人。忠賢不聽。固請。且曰。若不以八人。我爲隊下一人。借席而自殺。於是尾藩諸有司。再建議。遂致馬夫八口。皆斬焉。忠賢居恒省隊下庶士。猶子。庶士亦慕。猶父母云。

德川武顯錄、
澁家手錄、

世文卷二百三十五





野史卷二百三十五終

